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# 第四十四回 十萬倭夷遭殺劫 兩三美女建奇勳

建文六年春二月，正日本國使使燕之日也。司天監王之臣密奏帝師，言「妖星出於海表，主倭夷人寇，應在春末夏初。宜預為飭備，庶生靈不遭塗炭」云云。時登州帥府參軍仝然奏書亦至，其言大概相同。月君皆不批發。王之臣特造軍師府，備陳其事。軍師言：「列宿分野，其說不能無疑；如虛、危為東方之宿，凡有星變災祥在其分次，則青、齊沿海諸郡應之。但列宿周天運轉，並非一定之物。若以青、齊分野之宿，或行至荆、揚、雍、豫諸處，而妖星侵人，則應不在此而在彼。今乾象示兆，某亦知之；但未審侵犯之時，虛、危二宿適行於何處？」王之臣應道：「侵人之刻，正逢分野之星行分野之地，其應自然無爽。某一生積學至老，方知古來天文家把分野看殺的紕戾。軍師講究至此，真天機也！」於是呂師貞連夜草奏，啟知帝師。黎明赴闕，文武百官皆集。帝師臨朝，不待諸臣啟奏，即宣諭道：「倭奴指日寇邊。孤家自有調度，卿等不須費心。軍師呂律可速行文登州府，令海船出洋巡哨，一有聲息，便緊閉城門，安設紅衣大炮。並沿海各屬州、縣，俱照此遵行。倭夷決不敢近城。唯萊州府城不用設炮，開關以待其人，可一鼓而擒也。」軍師等領旨各散。

越數日，京營大將軍董彥杲又接得伊弟彥告警手札，因微問於軍師曰：「不知帝師發兵，如何調度，遼巡至此？」曰：「將軍無慮。某昨觀星象，婺女一宿，光燄異於尋常。大約帝師令女將剿滅，未必興動大兵也。」彥杲意尚猶豫。忽報：「帝師敕旨已下京營。」彥杲星飛馳回，早見賓鴻、劉超、瞿雕兒、阿蠻兒俱在五軍白虎堂，排設香案方畢，遂一齊叩接。原來敕旨，只要能日行五百里健驢、並小川馬共六十二頭，止用三十一副鞍串，限明日辰刻送闕。誤刻者削職，誤時者斬首。五將軍皆不知其故，各去分頭挑眩京營不足，又向各營調取，整整忙亂一夜，方能足數。彥杲等即於卯刻送至帝師閣下。

時呂、高二軍師並諸文武官員皆奉旨會集。有頃，帝師御殿，女金剛宣諭：「將有鞍串三十一頭口都拉至殿簷下。」女金剛逐一用手按之，回奏：「大有勁，小將亦可騎坐。」只見殿後香風冉冉，二十六名女真簇擁出六位女元帥來，眾臣看時：第一是轟隱娘，第二是公孫大娘，第三是范飛娘，第四是素英，第五是寒簧，第六是滿釋奴，第七是翔風，領女真十二名，第八是回雪，領女真十二名。

皆是道妝結束，並無鎧甲旗幟，亦無弓箭槍刀，齊齊在殿下拜辭帝師。隱娘自跨蹇衛，餘皆騎坐小驢，緩款出了午門，飛馳而去。其三十一匹小川馬，令健卒趕至前途備用。月君隨諭諸臣：「卿等各回，靜候奏凱行殿。」

眾文武官員退後，皆請問於呂軍師。師貞道：「此誘而殺之妙計也。大約倭兵有十萬之眾，必須調遣各處人馬，與之對壘。那時燕兵乘虛而入，四面進攻，又將何以御之？且行關係是新造，安保人心不惶懼耶？今惟嚴飭兵備，靜鎮如山，燕軍雖有管、樂，亦無所施其技矣。」高軍師道：「雖然，但以數十女子而敵十萬之強寇，縱能勝之，亦豈能盡殲之乎？」呂軍師道：「帝師令萊州府開關以待，誘其人而聞之；彼無去路，不至殲盡不止。以愚見看來，此六女將，勝於十萬雄師。要知倭夷從無行陣、隊伍諸法，雜沓而來，一斬可以數百，帝師之劍寧不利乎？且其志不在土地，而在子女玉帛，凡貪之至者，餌最易也。」姑暫按下。

且說當日衛青在登州下了海船，不敢回到京闕。想起日本國自胡惟庸連結以後，常有朵頤中國之意，或可以利誘之。借此恢復地方，既可免罪，又立了大功，那時還朝，也覺有些光彩。定了主意，遂向日本揚帆前進。遇著風水不便，差不多有八、九個月，方始得達。通事官問明來由，轉報與大將軍。從來日本國王，止擁虛位，無論大小國政，總是大將軍作主的。

衛青心下躊躇：今若求他，必須卑躬屈節，豈不壞了天朝體統？日後不但無功，而反有罪。一時急智，就效學那楚國申包胥痛哭秦庭之故事。一見了大將軍，也不行禮，將袍袖掩了面目，放聲痛哭。大將軍見他哭得淒楚，便勸道：「有話請講，不必悲哀。」衛青方收了眼淚，行禮坐定，把山東有婦人起兵，打破青、萊、登各郡情由，備訴一遍。且言：「自己一片忠心，陷人喪失封疆之罪，滅名辱親，生無顏面於人間，死則貽笑話於萬世。久慕大將軍英風播於南海，特來投命，上以報國殲寇，下以全身完節。區區苦衷，幸唯垂鑒。」

大將軍道：「我知道爾要借兵。但中朝與本國，因有胡惟庸一事，向缺通好；今爾私自來求，縱為他出盡了力，也不見本國好處。我看爾到有忠心，只怕燕王那廝，把一家的弟兄子姪、忠臣義士俱置之慘酷非刑，何有於汝敗軍喪地的？到不若投在我國，位列將軍，身榮名顯，強如回去作機上之肉。請三思之。」

衛青道：「多蒙大將軍厚愛，豈不感恩？但某先父為洪武勳臣，叨膺指揮世職。燕王雖同室操戈，究是高皇之子。某既食其祿，自當盡臣之職，豈有逃生他國，背君親、棄墳墓，而謂我忠孝者乎？至大將軍說到中朝不與通好，正宜發兵相助，方為豪傑之舉。如秦、楚本係仇敵，而包胥請救，出自寸心，並無國書君命；秦王慨然興兵，敗吳存楚，以此雄霸天下。況本國與貴邦，尚無秦、楚之怨乎？若說復地之後，還朝不免誅戮，則某之臣節已盡，雖死亦榮，又何慮焉？大將軍若無垂救之心，某即死於此地，猶不失為烈丈夫也。」立起身來，即欲觸柱，大將軍亟止之，說：「汝之忠誠，已可概見，我當發兵助汝。勿行短見，致令海南各國笑我逼死窮途人也。但有句話：我兵越海攻城，頗亦不易；倘朝中不知爾之苦衷，加罪於爾，並怪及小邦擅侵邊界，則徒然糜費糧儲，損折兵將，為之奈何？」衛青道：「此易事也！我與將軍盟定：凡賊寇所占土地，歸還本朝；其子女玉帛，唯君所醜某當修一密表，煩重大將軍遣一信使，奏知我王。然後發兵進戰，末將親為嚮導，自無後議。」大將軍道：「這有何說？」遂折箭為誓，請了國王的印信。遣使齎表去後，數月杳無音耗。

衛青恐怕生出變端，乃詭言於大將軍曰：「某夜觀星象，見使星才入燕之分野，想係海道遲延之故。今乘此春天風順，正可興師；若待至夏令，恐炎暑不便。功成之後，某當極力奏明貴國勳勞，往來通好，歲頒厚幣以酬大德。」那大將軍卻是通天文的，衛青的話偶然湊著了，更加敬重。即擇日挑選倭兵十萬，海艘二百，每艘酋長一名，啟知國王，與衛青前去。衛青謝了國王，別了大將軍，帶了原來隨從人等，揀一隻新造的海鯁船坐了。正遇著順風，扯起七道風帆，如飛進發。

行才四日，已有一半多路。當晚新月初升，海天一色，真個浩浩蕩蕩，絕無涯際。衛青心中喜極，呼取酒，與酋長高天衝者呼盧痛飲。酒酣興發，竟學曹孟德橫槊賦詩，捲起袍袖，在船頭上舞了一回劍，吟成四言詩十二句云：

漢有衛青，塞上騰驥；我名相同，海外飛揚。一日千里，風利帆張。心在報國，劍舞龍翔。殲除孽寇，斬馘妖嬈。不葬鯨波，誓死疆場。

吟畢，擲劍大笑。高天衝也乘著酒興，拔所佩倭刀，向著衛青道：「你會舞劍，我會舞刀；你會吟詩，我會作賦。看我舞來比你何如？」手中兩柄倭刀方才輪動。忽地颶風大作，何等海鯁船，吹得似落葉旋轉，頃刻覺於驚濤駭浪之中，眼見得衛青葬於鯨鯢之腹了。那前去的船，先有六十三號，與後來的一百二十海船，皆安穩無恙，偏偏壞了行到中間的一十七隻。

喪了倭兵八千五百名。那時請船酋長會集於島邊，商議進退之策。一酋長名滿雄者，大言道：「俺們利的是沒有衛青。他若在時，做了嚮導，只得到沿海數處地方，有恁的女人，財寶？他今死了，俺們各處殺去，搶他小年紀的婦女，滿載而歸，豈不逞俺們的意麼？」從來倭奴的性最淫，聽了這樣好話，齊和一聲，各船就吹起波盧來，向西北進發。風色不順，折戩而行。

到四月中旬，已近登州。各海口港漢淺狹，不能停泊海鯁大船，就沿著海邊駛去。先有大半船隻，到了萊州地面。倭奴等吶喊一聲，踴躍而上，如蜂擁蟻附，奔向各村堡，搜尋婦女，早已躲得沒影。每過州縣，見城堵上架著大炮，都不敢攻城，只向西南而行。恰好萊州府城門是開的，喜得了不得。有幾個奸狡酋長，恐是誘他的計，乃招呼後隊，聚集了五萬多倭奴，四面一齊搶進，大街小巷，分頭湧去。卻見城頭上有幾個絕色的女子，都騎著驢兒走，只道是逃避的，眾倭奴爭先覓路上城。

原來是各位仙姑領了月君的計，將上得城的所在，盡行剗起，只留東、西、南、北四處可以上去；二位劍仙與素英、寒簧及范

飛娘，各分四面，在城上往來行走。倭奴那知就裡，也在四面分路而上。正遇寒簧，吶聲喊，下手來搶。只見袖中飛出一股青炁，約十丈多長，盤旋夭矯，勢若游龍，竟卷到眾倭奴身畔，攬腰一截，霎時千百人都做兩段，血噴如雨。倭奴急欲退去，無奈擠在狹道之中，後面的尚自湧將上來，一時進退不得，都伏在地下。那青炁就從地一刮，都去了小半片身子。

得命的轉身亂跑，那道青炁忽從頂上過去，當前攬住一畝，個個血肉糜爛，與支解腰斬無異。零零星星，屍首堆積滿路，共有數千。這股青炁就是玄女教月君煉成的青炁丸兒，直到今日，方顯他的神靈。尚有一白炁丸，付與素英。這邊如此，那邊亦是如此，不須繁敘。

只說轟隱娘與公孫大娘是劍仙的劍，但能長短變化，其質剛而不柔，拋向空中，迅疾飛躍，一斬亦可數百人。至范飛娘，但隨著公孫大娘行事，所殺倭奴，或洞胸貫腦，或剝落肢體，或截斷腰腹，亦共有數千人。其翔風、回雪在江湖上賣解，原能打彈，百發百中；又受了滿釋奴的指數，竟只遜得一籌。所以月君選此兩人，為女真之長，早已在宮中煉成純鐵丸二、三萬，各在最高屋脊上踞著，凡有倭奴到市井街巷搶擄的，只是把鐵彈打去，重者打人腦袋、眼睛，輕者亦打傷心胸、手足，動彈不得。

倭酋人等見不是勢頭，要往城外跑時，各門緊閉，絕無出路。又遇著城上五位美娘，特地四處尋來，劍飛到處，殺個盡盡絕絕。間有些藏躲在人家屋內的，不期屋上有人，敲起梆來，四鄰八舍，都拿著槍刀棍棒趕人屋內，夾頭夾腦，亂搗亂砍，半個也不得留存。

當日天色已暝，歇了一宵。到得黎明，轟隱娘道：「大約倭奴尚有些未到，我們分路迎去。翔風、回雪武藝不精，又無劍術，不必去罷。」回雪答應了。六位佳人，一行川馬，同出東門。不意翔風從後趕來，向著滿釋奴道：「我幫將軍走走。」

滿釋奴是經過大戰場的，誰把倭奴放在眼裡？便說：「你只緊隨著我。」於是分作五路，向各村野去搜尋。滿釋奴早遇著一大叢倭奴，約有千餘，皆褪去半身衣服，跳躍而來。釋奴舞刀向前，砍翻幾個。那倭奴都是不怕死的，就四面攏將上來，要搶釋奴。釋奴恐怕著了他手，殺開條路，大叫：「翔風，快來！」遂拍馬先走，回頭看翔風時，已被他們拿去了。釋奴孤掌難鳴，欲救不能，只叫得苦。卻不知翔風在江湖上賣解時，原是接客的。初意要圖個富貴，再嫁個好丈夫；不料收入宮，與女真們一同修道，無那淫心慾火，靜中益熾，懊悔不來。今被倭奴搶下，並不慌忙，想殺的是男人，若是女人，不過幹些快活的事，倒帶著幾分僥倖的意思。當下抬人一家空屋內，放在草榻上。

眾倭奴都出去了，只留著個酋長，狀貌甚覺猙獰。翔風是久饑的，且嚐他海外的滋味，逕由著倭酋擺列陣勢，扈三娘的雙刀，不怕林教頭的丈八蛇矛，也勉力戰他百來合。有《虞美人》一闕為證：

當年走索章台畔，掌上身輕倩。無端王殿著霓衣，驂鸞少個共于飛，夢癡迷。

一朝幸遇波斯鼻，酣戰花心拆。赦曹剝免不禁當，魂銷舌冷汗流漿，死猶香。

大凡男子思色久而不可得，種然得之而喜極者，多致亡陽；女子思色久而不可得，淖然得之而樂極多，亦多脫陰。譬諸忍了餓的人，撞著了美酒佳饈，儘量吃個飽，自然要脹死。食、色二種，是一般的理路。《後西遊記》云：「小行者的金箍棒，竟把不老婆婆的玉火錯，攪得他撒開了，直至筋骨酥麻而死。」這樣的死，死得好不好？倭酋大笑說：「中國女人恁般烈性！我那邊的婦人，就死十次，也還會活過來的。」隨出門，領著眾倭奴向南去了。

時滿釋奴踞坐在古廟屋脊上，呆呆地望有大半日。方欲下去救他，卻見轟隱娘跨著蹇衛，疾若流星，向西而走。釋奴大叫：「轟仙師！」忙下殿脊來，恰好接住，把翔風被搶情由說了。

隱娘就同釋奴如飛到那人家，但見直挺挺死在草榻上。隱娘道：「他自取其死耳！我們且去。」才出得林子，又正遇著素英回來，略略把這賊事說了幾句，一同向南追趕。遙見棗園內兩個婦女，被兩個倭酋按在地下姦淫；外面無數倭奴圍繞著。釋奴道：「正是了。」隱娘大怒，也顧不得女人是可憐的，便把雙劍向空擲去，連倭酋與婦人都剝作兩段。兩柄神劍又躍入眾倭群內，如穿梭相似，紛紛貫透而死。有四散逃竄的，又被素英白炁丸截住，周圍電光一轉，都齊腰分作兩段，血肉狼藉，斑斑點點，染得滿地芳草，無異湘江的斑竹，然後轉向西來。

見大路上卻又有倭奴死屍，重重疊疊，如岡如丘，熱血浸溢，皆成溝渠。原來是各處漏網的，撞著寒簧回去，祭起青炁丸，殺個罄盡。獨自一個騎了川馬，返向東路尋來。素英接著說：「前頭皆已完局，怕有逃向船上去的。」於是合作一處，趕到海邊。早見有公孫大娘與范飛娘駕著席雲，緊緊迫著。數千倭奴被神劍殺得走投沒路，正好來撞人青白二炁之內，盡做了五牛支解。寒簧問：「二位的馬呢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若要了馬，好連人都沒了。」

於是大伙兒歸向萊城。回雪亟問：「怎不見我嫂子？」滿釋奴道：「風流死了。」回雪漲紅了臉，不好則聲。轟隱娘道：「說與地方官，作速備棺埋葬罷。」回雪掉了幾點眼淚，便道：「我願皈依轟仙師學道，不知肯垂慈否？」素英道：「妙哉！翔風之死，汝已悟道矣。」當下拜了隱娘八拜，收為弟子。

次早，公孫大娘等率同諸女真，逕回濟南繳旨；萊郡各官員與眾百姓等，都趨送不及。是役也，倭奴十萬，遭颶風溺死者，八千五百有奇；被登州府及各州縣火炮打死者，一萬二千有零；其有老弱看守船隻，得回本國者，不及數百；餘皆死於六位佳人之手。其海鯀船皆被大風刮去，擱住在沙灘者，止有十餘只，登州將軍收去為巡哨之用。從此日本與中國世為仇讎，其禍直到嘉隆時稍息。且聽下回分解。